

張煒森評 「伊卡洛斯聳聳肩」： 重點在於聳聳肩而不是蠟翼

漢雅軒在7月至8月間舉行的雙個展，分別是香港藝術家何倩彤的「伊卡洛斯聳聳肩」，以及台灣藝術家陳怡潔「編碼島」。兩人作品的風格迥異，創作手勢各異，何倩彤的作品不論是繪畫或佈局都略帶詭異的氣氛，而陳怡潔的作品則由動畫卡通取材，繼而成為色彩鮮明的後普普藝術。兩者則在同一個畫廊空間內展出，雖有一牆之間，但鮮明的對比亦顯而易見。然而稱得上雙個展，觀眾既可分開觀看，但同時亦可相互參照，誠如任卓華（Valerie C. Doran）在策展引言中提到二人都「以『真實』和『超真實』同構的『景觀』進行編碼與解碼」及「包含了大量研究工作和資料分析」。藝術家以藝術創作化成為編碼與解碼的手段，如此具現代性的處理，當中涉及了大量的文化詮釋，暗示了兩個展覽並不能單純以美感來定義其藝術性，而是透過多層次的閱讀與視覺元素建立出來。換言之，觀眾要進入兩人的藝術世界，請先多花時間在文本互涉及詮釋的功夫上，而本文將會集中討論何倩彤的「伊卡洛斯聳聳肩」。

關於「伊卡洛斯聳聳肩」

首先，我們嘗試理解何倩彤這次創作脈絡，翻開展覽小冊子，看其展覽及作品的簡介，展覽名稱「伊卡洛斯聳聳肩」其實是一個楔子，既反映出創作者如何理解自身的創作，也提示了作品背後的「根據」與文本。當中，單看展題已包含了兩種閱讀層次：伊卡洛斯源自希臘神話，兩肩裝上蠟翼後逃出迷宮，但因飛得太高，太陽把蠟翼溶掉而摔死。故事可理解成不自量力的後果，而何倩彤則選擇木心著的《文學回憶錄》中對這個神話故事的解讀為藍本，他視規條與社會為迷宮建造者及迷宮，目的就是鎖著慾望，而伊卡洛斯寧死也要飛出這個迷宮。將這楔子套進這次展覽中，這是否也表示

繪畫及創作成為了蠟翼，助觀者逃離規條的迷樓，然而最終也只得失敗告終？然而，重點則落在我們會否選擇聳聳肩上。

是次展出的作品主要分成7組，所有作品都是工整羅列，分別是〈無中生有的那個有〉及〈十七年的重量〉為一組，前者為2013年的作品，抄寫鍾玲玲《愛蓮說》中蓮生與齊正的書信，經過舊化等程序，然後化成文物般端莊陳列到櫃內，甚至將之設在接近地面難於閱讀的距離上。後者為回應，將「二人」彼此來往信件量度重量，沒有結果的情感亦因而被視覺化地封存並且量化；一組六幅電影海報繪畫〈UA黃埔，一九九三年八月六日〉及另一組裝置作品〈「明天你會為我綁馬尾。」〉，前者根據當年屯門色魔相約受害者到戲院看電影，藝術家重繪當日該戲院上映的電影，當中沒有畫上任何人物圖像，只留下設計與文案，後者則以裝置呈現出男性對馬尾的慾望。兩組作品最為令人詫異與不寒而慄的，則是兩者並沒有具體的渲染，而是淡淡的陳述，一邊客觀地重繪了空洞的電影海報，另一邊則隱晦地帶出男性對女體的慾望；〈宋冬野四重奏〉中的四幅畫作〈彤小姐〉、〈痛夫人〉、〈冬先生〉及〈慟伯伯〉，是根據歌手宋冬野所唱的《董小姐》，抽取當中的歌詞並注入自己的詮釋，繪畫成四種敘事與角色；〈三三不盡的情事〉則重繪格雷安葛林（Graham Greene）〈愛情的盡頭（The End of Affair）〉33個不同版本的封面，當中只有圖像而去除了具體認知的書目文字等資訊；另加兩組較小型的作品〈揮手如溺〉，與錄像作品〈綠光〉記錄電話因接受訊息時所發出的綠光。兩組〈揮手如溺〉及放置在視線之上的電視機的錄像作品〈綠光〉，這兩件不起眼的作品，卻起了喘息定音的作用。是繼「吾友烏有」後，可見藝術家對呈現作品及空間處理上已相當成熟。

迷糊·不迷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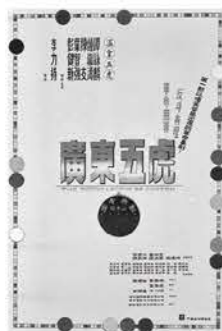
從不同的訪問中，都有提到藝術家希望營造出一個含糊的展覽。綜合上文對作品的描述及從部分視覺語言中抽出重點，倒見到展覽中的視覺元素及結構是嚴謹與多義的，何倩彤繼承了一貫的創作特色，除了細緻卻帶沉鬱的筆觸外，就是背後多向的文本與資料，有的來自現實的社會實踐及案件、個人經驗、文學、設計、電影、音樂等。在藝術處理上是多向的，混合的處理反成為自成一格的自然（native）規律，作品運用了混合媒介、裝置、繪畫，但最為觸目的，還是藝術家用上了最基本原始的繪畫手藝及媒材，透過紙本、彩色鉛筆等複合出不同的文本與閱讀經驗，構成了多層次的敘事結構，藝術形式的簡單直接跟創作源頭文本的複雜，構成強烈的對比與張力，而這種反差也是相當純粹的，突顯出以不同的文化載體及文本為軸，然後透過創作者具個人化及私密的經驗、選擇、想像，穿插及重疊於現實與意象之間。如藝術家利用左右手抄寫《愛蓮說》中蓮生與齊正的書信，將自己的現實具體的經驗，重疊於想像或虛構的人物經驗。從內容上閱讀，由文學上二人的關係、歌詞上對別人的情感，甚至到強姦這強制的關係上，都不難發現眾作品都建基於人與人之間情感上不情願的關係。

然而，到底含糊所指的是什麼？若要在作品中加點理論的基調，不禁令我聯想到羅蘭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對於影像中知面（Studium）與刺點（Punctum）的論述。簡言之，知點是經編碼後的符號，可解讀成不同的文化、社會的知識與資訊，而刺點則是影像中無法解讀成符號的視覺細節，它正正反抗著知面帶來的知

性與常規。這種解讀也跟伊卡洛斯的故事不謀而合，仿佛是迷宮與蠟翼。何倩彤的作品中，不難發現知面與刺點兩者正不斷透過在場及缺席輪流更替，打破觀者慣有對影像的認知，不論是〈宋冬野四重奏〉所畫的樂譜，還是〈UA黃埔，一九九三年八月六日〉中的文案，它們不僅是資訊上的重現，而是符號及知面的構成。又如不同作品中各種具象的繪畫，以及〈三三不盡的情事〉中的影像在沒有文字規範下變得「沒頭沒腦」，當中既有可讀的資訊，亦有但卻未能得出即時的內容，從而產出含糊或是一種吊空的狀態。

結語

香港不少藝術家的創作也會觸及到文學與個人經驗，但觀乎如此將過往閱讀的經驗或心底最揮之不去及記憶猶新的東西，再以藝術形式沈澱地再次呈現及轉譯者，相信何倩彤是當中的佼佼者，作品穿插於個人經驗與公共認知的領域上。要是從一個批判的眼光來看「伊卡洛斯聳聳肩」，作為一個普通觀眾，跟藝術創作者的溝通絕大部分都會建基於作品上，透過作品的視覺言語、氣氛，而成為一種狀態與認知，然而，單靠作品中的視覺元素及表述中，觀者往往會被矇騙，譬如〈無中生有的那個有〉中誤以為信函的真實性與歷史的軌跡。然而，透過理解創作的源頭，便仿佛從作品中發現另一道風景，但無可否定，當中的文本互涉是艱深的，亦不是每人都能看懂。作品往往令觀者穿插於可解與不可解的懸念中。



1



2

- 1 〈UA黃埔，一九九三年八月六日〉其中一幅電影海報繪畫
- 2 〈宋冬野四重奏〉其中一幅畫作〈彤小姐〉
- 3 〈十七年的重量〉
- 4 〈三三不盡的情事〉
- 5 〈揮手如溺〉
- 6 錄像作品〈綠光〉

+DATA

展期 2015年7月17日至8月13日
地點 漢雅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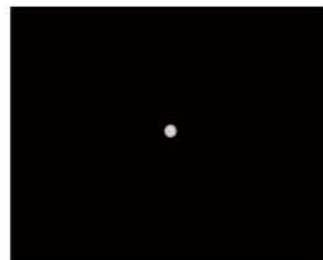
3



4



5



6